

游仙窟

懸古玄同題

1264.2
Z257

本书根据
一九二九年三月北新书局版重新排印

游 仙 窟
(唐)张 鷟著 川 島 校點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(北京天津街七号)

涿州市辛庄印刷厂印刷

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.125 印张 18千字

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700 册

ISBN 7-5013-0668-0

K·66 定价：1.05 元

游仙窟今惟日本有之，是舊鈔本，藏于昌平學；題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。文成者，張鷟之字；題署者字，古人亦常有，如晉常璩撰華陽國志，其一卷亦云常道將集矣。張鷟，深州陸渾人；兩唐書皆附見張薦傳，云以調露初登進士第，為岐王府參軍，屢試皆甲科，大有文譽，調長安尉，遷鴻臚丞。證聖中，天官劉奇以為御史；性躁下，儻蕩無檢，姚崇尤惡之；開元初，御史李全交劾鷟訕短時政，貶嶺南，旋得內徙，終司門員外郎。順宗實錄亦謂鷟博學工文詞，七登文學科。大唐新語則云，後轉洛陽尉，故有詠燕詩，其末章云，變石身猶重，銜泥力尚微，從來赴甲第，兩起一雙飛。時人無不諷詠。唐書雖稱其文下筆立成，大

行一時，後進莫不傳記，日本新羅使至，必出金寶購之，而又訾爲浮豔少理致，論者亦率詆誚無穢。舊書之傳于今者，尚有朝野僉載及龍筋鳳髓判，誠亦多詆誚浮豔之辭。游仙窟爲傳奇，又多俳調，故史志皆不載；清楊守敬作日本訪書志，始著于錄，而貶之一如唐書之言。日本則初頗珍秘，以爲異書；嘗有注，似亦唐時人作。河世寧曾取其中之詩十餘首入全唐詩逸，鮑氏刊之知不足齋叢書中；今予塵將具印之，而全文始復歸華土。不特當時之習俗如酬對舞詠，時語如賺貼嬰嫗，可資博識；即其始以駢麗之語作傳奇，前于陳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載，亦爲治文學史者所不能廢矣。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七日，魯廷識。

游仙窟

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

若夫積石山者，在乎金城西南，河所經也。書云：「導河積石，至于龍門。」卽此山是也。

僕從汧隴，奉使河源。嗟運命之屯遭，歎鄉關之渺邈。張騫古迹，十萬里之波濤，伯禹遺蹤，二千年之坂墜。深谷帶地，鑿穿崖岸之形，高嶺橫天，刀削岡巒之勢。煙霞子細，泉石分明，實天上之靈奇，乃人間之妙絕。目所不見，耳所不聞。

日晚途遙，馬疲人乏。行至一所，險峻非常：向上則有青壁萬尋，直下則有碧潭千仞。

古老相傳云：「此是神仙窟也；人踪罕及，鳥路纔通，每有香菓瓊枝，天衣錫鉢，自然浮出，不知從何而至。」余乃端仰一心，潔齋三日。緣細葛，泝輕舟。身體若飛，精靈似夢。須臾之間，忽至松柏巖，桃華澗；香風觸地，光彩遍天。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。余乃問曰：

「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，故來祇候。山川阻隔，疲頓異常，欲投娘子，片時停歇，賜惠交情，幸垂聽許！」

女子答曰：「兒家堂舍賤陋，供給單疎，只恐不堪，終無吝惜。」

余答曰：「下官是客，觸事卑微，但避風塵，則爲幸甚。」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，良久乃出。余問曰：

「此誰家舍也？」

女子答曰：「此是崔女郎之舍耳。」

余問曰：「崔女郎何人也？」

女子答曰：「博陵王之苗裔，清河公之舊族。容貌似舅，潘安仁之外甥；氣調如兄，崔季珪之小妹。華容婀娜，天上無儔；玉體逶迤，人間少匹。輝輝面子，荏苒畏彈穿；細細腰支，參差疑勒斷。韓娥宋玉，見則愁生；絳樹青琴，對之羞死。千嬌百媚，造次無可比方。弱體輕身，談之不能備盡。」

須臾之間，忽聞內裏調箏之聲，僕因詠曰：

「自隱多姿則，欺他獨自眠。故故將纖手，時時弄小絃。耳聞猶氣絕，眼見若爲憐。從渠痛不肯，人更別就天。」

片時，遣婢桂心傳語報余詩曰：「面非他舍面，心是自家心；何處關天事，辛苦漫追尋！」

余讀詩訖，舉頭門中，忽見十娘半面。余則詠曰：「斂笑偷殘曆，含羞露半唇，一眉猶亘

耐，雙眼定傷人。」

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：「好是他家好，人非着意人，何須漫相弄，幾許費精神！」

于時夜久更深，沉吟不睡，彷徨徙倚，無便披陳。彼誠既有來意，此間何能不答，遂申懷抱，因以贈書曰：

「余以少娛聲色，早慕佳期，歷訪風流，遍遊天下。彈鶴琴於蜀郡，飽見文君，吹鳳管於秦樓，熟看弄玉。雖復贈蘭解珮，未甚關懷，合卺橫陳，何曾愜意！昔日雙眠，恆嫌夜短，今宵獨卧，實怨更長。一種天公，兩般時節。遙聞香氣，獨傷韓壽之心，近聽琴聲，似對文君之面。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，天上無雙，人間有一。依依弱柳，束作腰支，猗猗橫波，翻成眼尾。纔舒兩頰，熟疑地上無華，乍出雙眉，漸覺天邊失月。能使西施掩面，百遍燒粧，南國傷心，千迴撲鏡。洛川迴雪，只堪使疊衣裳，巫峽仙雲，未敢爲擎韉履。忿秋胡之眼拙，枉費黃金，念交甫之心狂，虛當白玉。下官寓遊勝境，旅泊閑亭，忽遇神仙，不勝迷亂。芙蓉生於澗底，蓮子實深，木栖出於山頭，相思日遠。未曾飲炭，腸熱如燒，不憶吞刀，腹穿似割。無情明月，故故臨窗，多事春風，時時動帳。愁人對此，將何自堪！空懸欲斷之腸，請救臨終之命。元來不見，他自尋常，無事相逢，卻交煩惱。敢陳心素，幸願照知！若得見其光儀，豈敢論其萬一！」

書達之後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：「向來劇戲相弄，真成欲逼人。」余更又贈詩一首，其詞曰：

「今朝忽見渠姿首，不覺慙懣着心口；令人頻作許叮嚀，渠家太劇難求守。端坐剩心驚，愁來益不平。看時未必相看死，難時那許太難生。沉吟坐幽室，相思轉成疾。自恨往還疎，誰肯交遊密！夜夜空知心失眠，朝朝無便投膠漆。園裏華開不避人，閨中面子翻羞出；如今寸步阻天津，伊處留情更覓新。莫言長有千金面，終歸變作一抄塵。生前有日但爲樂，死後無春更著人。祇可倡佯一生意，何須負持百年身？」

少時，坐睡，則夢見十娘，驚覺，攬之，忽然空手。心中悵悵，復何可論！余因詠曰：

「夢中疑是實，覺後忽非真。誠知腸欲斷，窮鬼故調人。」

十娘見詩，並不肯讀，卽欲燒却。僕卽詠曰：「未必由詩得，將詩故表憐。聞渠擲入火，定是欲相燃。」

十娘讀詩，悚息而起。匣中取鏡，箱裏拈衣。袷服盛粧，當階正履。僕又爲詩曰：

「薰香四面合，光色兩邊披。錦障劃然卷，羅帷垂半欹。紅顏雜綠黛，無處不相宜。艷色浮粧粉，含香亂口脂。髮欺蟬鬢非成鬢，眉笑蛾眉不是眉。見許實娉婷，何處不輕盈！可憐嬌裏面，可愛語中聲。婀娜腰支細細許，賺眤眼子長長馨。巧兒舊來鑄未得，畫匠迎生

摸不成。相著未相識，傾城復傾國。迎風帳子鬱金香，照日裙裾石榴色。口上珊瑚耐拾取，頰裏芙蓉堪摘得，聞名腹肚已猖狂，見面精神更迷惑。心肝恰欲摧，踴躍不能裁。徐行步步香風散，欲語時時媚子開。歷疑織女留星去，眉似恆娥送月來。含嬌窈窕迎前出，忍笑婆娑返卻迴。」

余遂止之曰：「既有好意，何須却人？」然後逶迤迴面，姪姪向前。十娘斂手而再拜，向下官，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：

「向見稱揚，謂言虛假，誰知對面，却是神仙。此是神仙窟也！」

十娘曰：「向見詩篇，謂言凡俗，今逢玉貌，更勝文章。此是文章窟也！」

僕因問曰：「主人姓望何處？夫主何在？」

十娘答曰：「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，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。既成大禮，隨父住於河西。蜀生狡猾，屢侵邊境，兄及夫主，棄筆從戎，身死寇場，覺魂莫返。兒年十七，死守一夫，嫂年十九，誓不再醮。兄即清河崔公之第五息，嫂即太原公之第三女。別宅於此，積有歲年。室宇荒涼，家途窮弊。不知上客從何而至？」

僕斂容而答曰：「下官望屬南陽，住居西鄂。得黃石之靈術，控白水之餘波，在漢則七葉貂蟬，居韓則五重卿相。鳴鐘食鼎，積代衣纓。長戟高門，因脩禮樂。下官堂構不紹，家業

淪滑。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，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。不能免俗，沉跡下寮。非隱非遁，逍遙鵬鷖之間，非吏非俗，出入是非之境。暫因驅使，至於此間。卒爾乾煩，實爲傾仰。」

十娘問曰：「上客見任何官？」

下官答曰：「幸屬太平，恥居貧賤。前被賓貢，已入甲科，後屬搜揚，又蒙高第。奉勅授關內道小縣尉，見宛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。頻繁上命，徒想報恩。馳驟下寮，不遑寧處。」

十娘曰：「少府不因行使，豈肯相過？」

下官答曰：「比不相知，闕爲參展，今日之後，不敢差違。」

十娘遂迴頭喚桂心曰：「料理中堂，將少府安置。」

下官逡巡而謝曰：「遠客卑微，此間幸甚。才非賈誼，豈敢昇堂！」

十娘答曰：「向者承聞，謂言凡客，拙爲禮貺，深覺面慚。兒意相當，事須引接。此間疎陋，未免風塵。入室不合推辭，昇堂何須進退！」遂引入中堂。

于時金臺銀闕，蔽日干雲。或似銅雀之新開，乍如靈光之且敞。梅梁桂棟，疑飲澗之長虹，反宇雕甍，若排天之矯鳳。水精浮柱，的皪含星；雲母飾窗，玲瓏映日。長廊四注，爭施玳瑁之椽，高閣三重，悉用琉璃之瓦。白銀爲壁，照曜於魚鱗；碧玉緣階，參差於雁齒。入穹崇之室宇，步步心驚，見儼闔之門庭，看看眼矜。——遂引少府昇階。下官答曰：

「客主之間，豈無先後？」

十娘曰：「男女之禮，自有尊卑。」

下官遷延而退曰：「向來有罪過，忘不通五嫂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亦應自來，少府遣通，亦是周匝。」則遣桂心通，暫參屈五嫂。十娘共與少府語話片時，須臾之間，五嫂則至。羅綺繽紛，丹青晬暉。裙前麝散，髻後龍盤。珠繩絡彩衫，金薄塗丹履。余乃詠曰：

「奇異妍雅，貌特驚新。眉間月出疑爭夜，頰上華開似鬪春。細腰偏愛轉，笑臉特宜嚬。真成物外奇稀物，實是人間斷絕人。自然能舉止，可念無比方。能令公子百重生，巧使王孫千遍死。黑雲裁兩鬢，白雪分雙齒。織成綿袖騏驎兒，刺繡裙腰鸚鵡子。觸處盡關懷，何曾有不佳！機關太雅妙，行步絕娃嫵。傍人一一丹羅襪，侍婢三三綠線鞋。黃龍透入黃金釧，白燕飛來白玉釵。」

相見既畢，五嫂曰：「少府跋涉山川，深疲道路，行途屆此，不及傷神。」

下官答曰：「僣勉王事，豈敢辭勞！」

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：「朝聞烏鵲語，真成好客來。」

下官曰：「昨夜眼皮瞞，今朝見好人。」即相隨上堂。

——珠玉驚心，金銀曜眼。五彩龍

簪席，銀繡緣邊氍毹，八尺象牙牀，緋綾帖薦褥。車渠等寶，俱映優曇之花，馬瑙真珠，並貫頗梨之線。文柏榻子，俱寫豹頭，蘭草燈心，並燒魚腦。管絃寥亮，分張北戶之間；杯盞交橫，列坐南窗之下。各自相讓，俱不肯先坐。僕曰：

「十娘主人，下官是客。請主人先坐。」

五嫂爲人饒劇，掩口而笑曰：「娘子既是主人母，少府須作主人公。」

下官曰：「僕是何人，敢當此事！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向來戲語，少府何須漫怕！」

下官答曰：「必其不免，只可須身當。」

五嫂笑曰：「只恐張郎不能禁此事。」衆人皆大笑。一時俱坐。卽喚香兒取酒。俄爾中間，擎一大鉢，可受三升已來，金鈿銅鑲，金盞銀盃，江螺海蚌，竹根細眼，樹癭蜴唇，九曲酒池，十盛飲器，觸則兇觥犀角，炴炴然置於座中，杓則鵝項鴨頭，汎汎焉浮於酒上。遣小婢細辛酌酒，並不肯先提。五嫂曰：

「張郎門下賤客，必不肯先提。娘子但須把取。」

十娘則斜眼佯瞋曰：「少府初到此間，五嫂會些頻頻相弄！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把酒莫瞋，新婦更亦不敢。」

酒巡到下官，飲乃不盡。

五嫂曰：「何爲不盡？」

下官答曰：「性飲不多，恐爲顛沛。」

五嫂罵曰：「何由叵耐！女壻是婦家狗，打殺無文，但終須傾使盡，莫漫造衆諸！」

十娘謂五嫂曰：「向來正首病發耶？」

五嫂起謝曰：「新婦錯大罪過。」因迴頭熟視下官曰：「新婦細見人多矣，無如少府公者，少府公乃是仙才，本非凡俗。」

下官起謝曰：「昔卓王女，聞琴識相如之器量，山濤之妻，鑿壁知阮藉之賢人。誠如所言，不敢望德。」

十娘曰：「遣綠竹取琵琶彈，兒與少府公送酒。」琵琶入手，未彈中間，僕乃詠曰：「心虛不可測，眼細強關情；迴身已入抱，不見有嬌聲。」

十娘應聲卽詠曰：「憐腸忽欲斷，憶眼已先開；渠未相撩撥，嬌從何處來？」

下官當見此詩，心膽俱碎。下床起謝曰：「向來唯覩十娘面，如今始見十娘心，足使斑婕妤扶輪，曹大家閣筆，豈可同年而語，共代而論哉！」請素筆硯，抄寫置於懷袖。抄詩訖，十娘弄曰：「少府公非但詞句斷絕，亦自能書，筆似青鸞，人同白鶴。」

下官曰：「十娘非直才情，實能吟詠，誰知玉貌，恰有金聲。」

十娘曰：「兒近來患癩，聲音不徹。」下官答曰：「僕近來患手，筆墨未調。」

五嫂笑曰：「娘子不是故誇，張郎復能應答。」

十娘來語五嫂曰：「向來純當漫語，元來無次第，請五嫂爲作酒章。」

五嫂答曰：「奉命，不敢則從娘子不是賦古詩云，斷章取意，唯須得情，若不愜當，罪有

科罰。」

十娘卽遵命曰：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。」

次，下官曰：「南有樛木，不可休息，漢有遊女，不可求思。」

五嫂曰：「折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剋。娶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」

又次，五嫂曰：「不見復關，涕泣漣漣，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」

次，十娘曰：「女也不爽，士二其行，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」

次，下官曰：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，謂余不信，有如皦日。」

五嫂笑曰：「張郎心專，賦詩大有道理。俗諺曰：「心欲專，鑿石穿。」誠能思之，何遠

之有！」

其時，綠竹彈箏。五嫂詠箏曰：「天生素面能留客，發意關情併在渠，莫怪向者頻聲戰，

良由得伴乍心虛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詠箏，兒詠尺八；」眼多本自令渠愛，口少由來每被侵，無事風聲徹他耳，教人氣滿自填心。」

下官又謝曰：「盡善盡美，無處不佳，此是下愚，預聞高唱。」

少時，桂心將下酒物來：東海鯪條，西山鳳脯，鹿尾鹿舌，乾魚炙魚，雁醢荇菹，鶉臠桂糝，熊掌兔脾，雉脾豺唇，百味五辛，談之不能盡，說之不能窮。

十娘曰：「少府亦應太飢。」喚桂心盛飯。

下官曰：「向來眼飽，不覺身飢。」

十娘笑曰：「莫相弄！且取雙六局來，共少府公賭酒。」

僕答曰：「下官不能賭酒，共娘子賭宿。」

十娘問曰：「若爲賭宿？」余答曰：「十娘輸籌，則共下官卧一宿；下官輸籌，則共十娘卧一宿。」

十娘笑曰：「漢騎驢則胡步行，胡步行則漢騎驢，總悉輸他便點。兒遞換作，少府太能生。」

五嫂曰：「新婦報娘子，亦不須賭來賭去，今夜定知娘子不免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時時漫語，浪與少府作消息。」

下官起謝曰：「元來知劇，未敢承望。」

局至，十娘引手向前，眼子盱眙，手子溫脂，一雙臂腕，切我肝腸，十箇指頭，刺人心髓。
下官因詠局曰：

「眼似星初轉，眉如月欲消，先須捺後脚，然使勒前腰。」

十娘則詠曰：「勒腰須巧快，捺脚更風流，但令細眼合，人自分輪籌。」

須臾之間，有一婢名琴心——亦有姿首——到下官處，時復偷眼看，十娘欲似不快。五嫂大語瞋曰：「知足不辱，人生有限。娘子欲似皺眉，張郎不須斜眼。」

十娘佯收色瞋曰：「少府關兒何事，五嫂頻頻相惱！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向來頻盼少府，若非情想有所交通，何因眼眇朝來頓引？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自隱心偏，兒復何曾眼引！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不能，新婦自取。」

十娘答曰：「自問少府，兒亦不知。」

五嫂遂詠曰：「新華發兩樹，分香遍一林，迎風轉細影，向日動輕陰。戲蜂時隱見，飛蝶遠追尋，承聞欲採摘，若箇動君心？」

「下官爲性貪多，欲兩華俱採。」

五嫂答曰：「暫遊雙樹下，遙見兩枝芳，向日俱翻影，迎風並散香。戲蝶扶丹萼，遊蜂入紫房，人今總摘取，各著一邊箱。」

五嫂曰：「張郎太貪生，一箭射兩垛。」

十娘則謂曰：「遮三不得一，覓兩都盧失。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莫分疎，免入狗突裏，自來飲食，知復欲何如！」

下官卽起謝曰：「乞漿得酒，舊來神口，打免得糜，非意所望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如許大人，專擬調合此事。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，明日在外談道兒一錢不直。」

下官答曰：「向來承顏色，神氣頓盡，又見清談，心膽俱碎。豈敢在外談說，妄事加諸，忝預人流，寧容如此！伏願歡樂盡情，死無所恨。」

少時，飲食俱到。薰香滿室，赤白兼前，窮海陸之珍羞，備川原之菓菜，肉則龍肝鳳髓，酒則玉醴瓊漿，城南雀噪之禾，江上蟬鳴之稻，鷄臠雉臠，鼈醢鵝羹，榘下肥肫，荷間細鯉，鵝子鴨卵，照曜於銀盤，麟脯豹胎，紛綸於玉疊，熊腥純白，蟹醬純黃，鮮鱠共紅縷爭輝，冷肝與青絲亂色，蒲桃甘蔗，栴棗石榴，河東紫鹽，嶺南丹橘，燉煌八子柰，青門五色瓜，太谷